

T2514/032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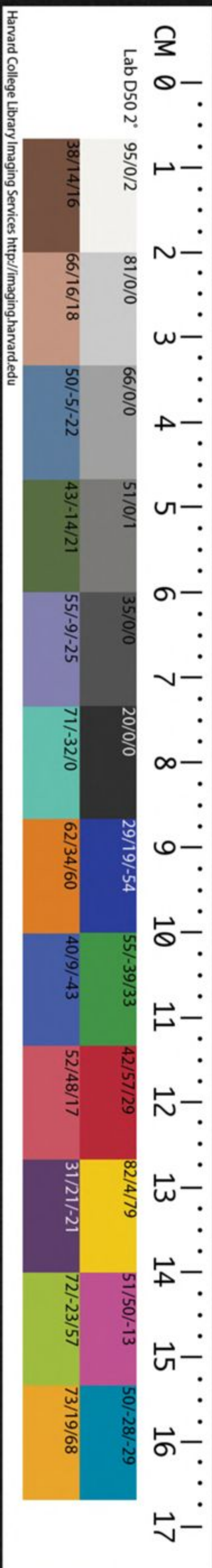
28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 1954

冊數	書名	函號	部類
三二	唐宋名醫歷代確論	四架三四〇	總集

第二九四九號



唐宋名賢歷代碑論卷第八十三

德宗一

省貢獻罷樂工詔勿上祥瑞封宦女等事

皆悅潘青軍士曰明主出吾屬猶反乎

解邑張涉以賊得用宦官武將籍口毀文臣

帝心始疑

帝不委任臣下陸贄言用人之法

上不任宰相惟信裴延齡韋奉元輩執誼李

實等

薛平諫張茂宗起復尚主不從

賦稅任欲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十三

渡邊千枝藏

德宗一

省貢獻罷樂工詔勿上祥瑞出宮女等中外

皆悅淄青軍士曰明主出吾屬猶反乎禹祖

薛邕張涉以賊得罪宦官武將藉口毀文臣

帝心始疑范祖禹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帝不委任臣下陸贄言用人之法范祖禹

上不任宰相惟信裴延齡韋渠牟韋執誼李

實等范祖禹

蔣又諫張茂宗起復尚主不從范祖禹

賦稅征歛范祖禹

陸贄諫遙制軍機 范祖禹

關中饑饉兵民皆瘦黑 范祖禹

責御史段平仲 張唐英

東宮 范祖禹

宦官 范祖禹

藩鎮 范祖禹

李希烈 杜牧 李翱

朱滔 范祖禹

朱泚 范祖禹

吐蕃 孫之翰

省貢獻罷樂工詔勿上祥瑞出宮女等中外皆悅溜

青軍士曰明主出吾屬猶反乎

范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歷代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內聞風震悚以為不世出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薛邕張涉以賊得罪宦官武將藉口毀文臣帝心始疑

范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

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兇而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已則不明不能求賢卒委宦者以爲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帝不委任臣下陸贄言用人之法

范祖禹曰昔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夫爲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此三者以爲季氏宰且不可而況爲天下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君人之常道

也德宗反之亦足爲後世戒哉

上不任宰相惟信裴延齡韋渠牟韋執誼李實等

范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違己故守正之士難入辯給之士易親正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君子常阨窮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徒在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宮唐之小人於是爲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 又論宰相不敢私第見客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故也詩曰周爰咨詢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蔽

警其大臣而可以爲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已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蔣又諫張茂宗起復尚主不從  
范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昏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卽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慝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爲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 賦稅征歛

范祖禹論楊炎作兩稅外率一錢者以枉法論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君爲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其弊蓋法雖備具而意常誅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爲無用之文也 又論借商人錢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旣起未嘗

不自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借商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治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也 又論陳少游奏增稅錢及鹽價曰少游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是以百吏承風競爲刻剝民不勝困以至大亂夫以天官而賞民賊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又論初稅間架除陌錢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

凶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不已必侵於君君者民之所戴也剝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又論陸贄奏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爲用積於府庫不爲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爲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爲也取其所有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爲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

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爲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柚空，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爲賦，官豈得其利乎？爲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又論帝自奉天還，尤專意聚斂。藩鎮州縣以進奉求恩，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以啓霸。蓋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則知民之疾苦，事之愆失，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爲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務聚斂。政吏駢惡。

紀綱大壞，德之不進而其心謬戾，亦甚矣哉。司馬溫公論上畋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命復其家，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一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取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僞，辨忠邪，矜困窮，伸冤。



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  
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范祖禹論長安平府庫尚餘蓄曰德宗欲剗滅藩  
鎮故聚天下之財因師出爲名而多殖貨利以爲  
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  
之有無欺其鄰里況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  
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  
而向之所積反爲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  
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蓋以此也

陸贄諫遙制軍機

范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  
凶六五爲師之主制師之命者也長子人之帥也  
故行師則吉弟子聽於人者也故雖貞而凶然則  
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  
常欲權出於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  
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又曰明告  
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  
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一戰多  
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  
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  
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

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關中饑饉兵民皆瘦黑

范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

責御史段平仲

張唐英曰德宗以雄才英氣慕漢中宗為治專總威福臨制中外宰臣備員承受章奏而天下之政

多所壅隔時監察御史段平仲磊落忠義常言曰若得一召見必大有開悟後與陳歸奉使回奏事畢欲有所建白上知其意問之聲色俱厲雜以他語平仲錯愕不得言因誤稱名上叱出之坐是廢七年噫德宗於此乎夫君人之體矣夫君人之威踰於雷霆重於萬鈞臣子之命微如鴻毛輕如一縷君人者優柔以容之溫怡以接之慮其畏懼而不敢言嫌疑而不盡情而況臨之以嚴厲之色責之以叢雜之言而欲來直言通下情其可得哉胡不少假以顏色試聽所奏而能明社稷之安危究邦家之興替悉生民之利病審刑政之得失一言

與邦轉禍爲福奈何震威以懼之哉以是知奉天之阨興元之幸亦由上下之情不通而有以召之也昔程名振奏事詞色不屈文皇帝曰房喬在朕左右見朕嗔人未嘗不失色今名振敢如此亦奇士也乃優而任之德宗之量豈不愧於文皇哉禮曰聲色之化民未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恭惟藝祖優寵直言未嘗抑挫太宗詔內外臣僚忽欲面對便御閣門司引見真宗之時有比爲桀紂者輔臣請罪其指斥真宗曰但問事之曲直不須責此仁宗卽位已來其臺諫之臣侍從之列嘉謀讜議日夕陳之於前未嘗不溫顏訪問故能四

十年天下太平夷夏安靖前視德宗之器一何隘哉

### 東宮

范祖禹論王伾王叔文侍東宮薦人陰結黨與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與之共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小人之依德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奕之人入侍豈不愚其子乎夫有十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况天下至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其子而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昔之人

君疑賢者導其子之爲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  
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又論帝疾衛次公等  
定嗣繼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  
王憑王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大保仲  
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于戈虎賁百入逆  
子釗于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  
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  
觀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  
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  
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  
其卽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歿也亦以禮正

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  
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爲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  
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  
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爲太子二  
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  
彌留中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旣崩宦者猶  
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  
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  
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及  
其將歿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  
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

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  
為永鑒哉

### 宦官

范祖禹論帝杖邵光超中使不敢受賂曰代宗寵  
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為蠹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  
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  
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其  
後人主廢置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何  
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之非乎昔者明王  
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卽位之初  
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爲喜而哲人以爲憂

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未  
有不甚之者也 又論竇文場典神策軍始令宦  
官分典禁旅曰德宗為唐室造福之主此宗社覆  
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又論竇霍勢傾中外清  
要或出其門曰自是宦者始專國矣外則藩鎮內  
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賞  
國之大柄也其可以假人乎 又論宦者議軍事  
爭論紛然莫能決曰自古宦者豫軍政未有不敗  
國喪師者而唐為甚後世亦可以鑒矣循循覆車  
之軌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宦者為可信乎則莫  
若慎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賢則

不必監之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  
宦者乎臣見其爲害未見其有益也 又論宮市  
疆奪取人物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  
近者悅遠者來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之所與共  
守者也而德宗殘之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常  
是時刻剝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任宦官是  
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又論薛盈珍誣奏姚  
南仲帝爲貶幕僚馬少微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羣  
臣故不分枉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宦者如一  
疎羣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身以明之終不信  
也至於宦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爲若出諸已也故

其爲害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膏肓之疾蠹深則木  
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爲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  
由入主與之爲一故也可爲深戒

藩鎮

范祖禹論陸贄諫李萬榮爲節度不從曰自肅宗  
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  
之世姑息尤甚此教天下以篡也夫以下犯上以  
臣逐君此爲國者所深惡聖主之法必誅而無赦  
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  
偏天子乎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爲國者必嚴上  
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

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爲天下  
乎 又論李說忌李景略使竇文場薦守豐州曰  
德宗以姑息藩鎮爲事然必自選參佐以副之者  
猶欲出於已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宦者得以術  
使之終不由已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  
以一人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乎 又論李說薨  
嚴綬以進奉知名爲河東司馬曰昔魏獻子爲晉  
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  
遽諫而辭之德宗舉藩鎮之臣乃以貨利雖爲天  
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又論于頔有據漢  
南志帝無如之何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

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才  
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夫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  
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銳而老  
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  
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  
挫也不度其可而爲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  
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  
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  
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爲  
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屈也  
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終法畏

如此之甚也 又論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掩其  
敗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惟有常德者能  
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  
畏縮而不敢治難乎有常德哉 又論李長榮薨  
帝遣中使以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卽授節度  
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失其  
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  
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  
賞人主之柄也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  
爲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李希烈

杜牧論劉昌薛愿曰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  
驅兵東下將收江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三千拒  
之希烈衆且十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三千強弩涉  
水夜入寧陵弩矢至希烈帳前希烈曰復益吳弩  
寧陵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翟耀  
以銳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蹙棄汴歸蔡後  
司徒劉公立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九凡  
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負心能守之耳昌令  
睥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隅未嘗內顧  
摔而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地流涕司  
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貴爾天寶未



淮陽太守薛愿睢陽太守許遠真源縣令張巡等  
其守二城其於窮蹙事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  
守故巡遠名懸而愿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  
於淮陽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  
無赫赫之功斯是也

杜牧之竇烈女傳曰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  
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  
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  
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  
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  
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

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  
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  
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  
奇妻嘗問曰為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  
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  
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年少者代之計未  
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  
視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  
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  
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  
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誅未定示暇於外事審矣

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謀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時正紀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匕首以獻暴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云

李翱楊烈婦傳曰建中四年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土用俘繫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為賊之人邪衆皆泣許

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偪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偪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爲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偪偪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偪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

朱滔

范祖禹論滔救田悅至東鹿士卒不從乃斬二百餘人引兵而南曰民皆有常性饑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其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爲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故姦雄得以詭其衆而用之也天實以後幽薊爲反逆之區中國視之無異戎狄然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修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先王不以罪四夷而以咎中國反求諸已自修而已矣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

其長愛其上驅之爲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朱泚涇原

范祖禹論泚僭號繫譔用文旣成仰藥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使繫能拒朱泚不作用文而死豈不爲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爲逆而已矣惜哉其爲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臧獲婢妾之引決者耳非能勇也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爲戒哉 又論朱泚

引兵逼奉天曰德宗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又論涇原兵救襄城至澧水以宴犒薄作亂還趨京城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大澤隋伐突厥征高麗而楊元感亂黎陽自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而本搖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爲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

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之欲除瘍疥而疾潰  
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既起天下  
之變其可勝慮乎 又論涇原兵叛召禁兵無一  
人至者上自出幸奉天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  
自左右常伯至于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儉  
人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  
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以逆之周家  
以爲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其發之也以  
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  
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爲右使訓諸御知義羣  
騶知禮故可用也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

臣與公卿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  
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  
禮義不如是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  
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  
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  
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  
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  
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張唐英論王翊召朱泚之亂曰德宗建中四年詔  
涇原節度姚令言率兵五萬討希烈京兆尹王翊  
犒軍唯以糲食菜饌軍士皆怒曰吾輩棄父母妻

子將爲國家死於患難不能得一頓飽食國家瓊  
林大盈府庫寶貨堆積不取之如何爲活遂倒戈  
入京師德宗惶恐幸奉天世之議者但以朱泚之  
叛而不知召泚者翊也且朝廷大臣及后妃權勢  
之家將相臺閣之臣其卑隸臧獲非有毛髮之功  
彼皆厭膏粱而曳紈綺彼三軍之士暑不得就清  
涼之蔭寒不得附暖燠之所荷戈被甲出入行陣  
當無事之際亦須以恩信而責其功效況當擾攘  
之際故宜先以重賞以死其心又以重罰以盡其  
力而翊惜一飯之費流四海之禍卒使狂蕩竊發  
汗辱廟社瀆亂神器腥穢天地禍害生靈非翊召  
之而孰召之耶昔弦高犒師而鄭國除患魯人酒  
薄而邯鄲致圍翊以繭栗之質不知國家致遠之  
道而惜毫毛之利豈能知此哉

吐蕃

孫之翰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  
適足爲患此賢者之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  
力未有不爲大患者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  
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使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  
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爲助遂恃微功貪  
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爲關中之患近十年高祖至  
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藉回紇助兵雖與

將帥同叔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財貨茲固中國之醜又歲許賂遺仍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悉奔此亦未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求助驕橫兇悖益輕中國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為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於賊賴僕固懷恩盡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年已入寇畿縣矣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其為患如此此非特古事為驗乃唐事實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行悞

計爾況吐蕃桀黠甚於諸戎結贊好謀尤多險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泚交通為觀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遭疫疾而退不然者陸贄所慮進兵郊畿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逆兩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帥不得伐叛民人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之功不幸有事惟推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子之衆必能盡力於事矣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十四

德宗二

崔祐甫 溫公

盧杞 范祖禹 孫之翰 石守道

陸贄 范祖禹 權德輿

李泌 范祖禹 溫公

蕭復 范祖禹 姜公輔

姜公輔 范祖禹

楊炎 孫之翰

裴延齡 范祖禹

崔善正 范祖禹 張唐英



崔祐甫

司馬溫公論爲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人則罰之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盧杞

范祖禹論崔祐甫盧杞曰德宗性本猜克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之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卽政之始勵精求治猶能任賢一爲小人之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正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又論杞爲相引裴延齡爲學士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爲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

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患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以自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正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世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人君置相可不慎哉 又論盧杞保朱泚必不反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

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宰相謀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也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爲相不旋踵而疎斥之杞幾亡社稷至死而猶以爲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又論帝迫衆議不得已貶杞新州司馬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

其所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孫之翰論杞姦邪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爲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必能辨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杞懼言已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辨其姦邪也旣辨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已之情復有過失懼臣下不盡力於平

賊也賊旣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已所爲顧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之徒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亂矣後之人君性忌者得不戒之

石守道論曰嘗讀唐史見德宗信任盧杞知大姦有似乎忠大佞有似乎賢深心厚貌外不可知巧邪善諂君不能察使覽袁高之奏諫官之疏雖幽厲之蒙蔽桓靈之昏暗猶將有以發寤而德宗曾不少釋其惑待遇益厚蓋有以左道蒙其君也結君之心已深也固君之寵已堅也至杞死而天下

爲之快德宗思之不已者信其大姦大佞有似乎  
忠賢而能蔽君聰明至於宗社崎危而莫之悟也  
海內怨嗟而莫之覺也任人之際可不察歟觀其  
行括率稅間架筭陰陌斂天下之怨賈禍於國家  
拒懷光之朝苟一身之安遺憂於宗社千載之下  
人猶憤惋請觀盧杞之邪德宗之蔽塞可爲後世  
之鑑矣

### 陸贄

范祖禹論贄上書論將兵并關中形勢財利曰賢  
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色視其脉理而  
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爲病也陸贄論

用兵之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贄史  
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  
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  
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  
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又論贄  
上疏勸帝從諫帝謂其失在推誠曰德宗播遷幾  
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已而以爲失在推誠旣過而  
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  
因不復以聽納爲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  
之言曲盡其情者其聽從曾無一二愚故剝其大  
略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爲戒哉 又論上

與贄謀事入謂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曰德宗於  
寇亂之中斯須不可無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  
棄之如胎徒然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詩  
曰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其德  
宗之謂矣 又論贄上疏諫上疑山北來者為窺  
覘欲拘之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  
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而  
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悔也詩曰猶  
之未遠是用大諫陸贄有焉 又論贄諫帝下詔  
訪裏頭內人曰德宗不能虛已以納諫雖勉從陸  
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

君苟不能強於為善諫之為益也少哉 又論贄  
諫帝不可不對趙憬論政事曰凡此皆德宗心術  
之蔽也故蕭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  
改蓋自以為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失為上之道是  
以愈疑而愈闇也 又論裴延齡趙憬譖陸贄罷  
相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為耳目  
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惑  
亦甚矣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  
心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  
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為之助憬之  
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憬其為誅首歟

權德輿曰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  
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  
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  
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  
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  
世少而亂世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  
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之秉筆內  
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  
謨俾獮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  
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  
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

公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  
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  
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  
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  
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  
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  
不長位不謂不高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  
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  
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  
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蜚  
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

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正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

李泌

范祖禹論帝使李泌分主職事泌對宰相之職不可分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爲而治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於己臣亦以爲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

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爲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又論上欲廢太子泌諫止之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己

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又論泌言君相造命曰易  
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爲君盡君  
道爲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  
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順受其正  
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  
立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  
天之所爲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爲非人之所  
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  
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廬杞而  
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  
乎夫爲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

之術者之言以爲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修也  
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司馬溫公論元友直運錢帛二十五萬泌悉輸之  
大盈庫上猶有宣索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  
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  
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  
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  
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  
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  
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蕭復



范祖禹論上以復輕已使宣慰淮南陸贄言復去  
就帝竟不復辨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  
杞疎蕭復嫌隙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救  
其心術而執疑恥過不欲辨明寧蓄諸心曖昧不  
決而已此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  
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德宗之  
謂矣又論復謂李勉盧翰在相位不可不與共  
議政事遂罷相曰蕭復欲黜陳少游賞韋臯此朝  
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爲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  
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爲密邪且  
旣以爲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疎遠之臣其可信者

幾希矣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 姜公輔

范祖禹論公輔以諫厚葬唐安公主罷相曰人君  
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修  
其所不逮也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宰相  
與諫諍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不豫焉必責  
之諫臣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者之職  
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爲非所宜論卒  
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任相哉

### 楊炎

孫之翰論曰楊炎爲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

歸有司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  
其位矣及建議復陵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  
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欺  
功業也宰相之任固在盡其才力以當國事苟謀  
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也況浚渠之事嚴郢引  
內園植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  
也原州之議秀實請俟農隙興功是使衆安而事  
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不納且讎其人  
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  
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思宰相之議繫天下利害  
必在於是爾未至於是其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能

從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損於才力何害  
於大權乎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不公故  
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爲相者戒之 又  
論貶崖州司馬賜死曰炎懷元載私恩讎劉晏害  
之此固大罪若正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  
私惡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誣晏言嘗託附獨  
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虛實便以晏不利於已  
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罪之此君與相俱  
以私怨心殺害勳賢仍誣其罪用掩己過是上欺  
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炎懼人言之  
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

解已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勳賢之事在己乃怒炎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已聽讒殺賢之過深自咎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炎之罪肆諸市朝猶可戒已失道明國常憲使姦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盧杞姦惡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又豈公法也為君為相逞怨如是相欲無禍君欲不危難矣

裴延齡

范祖禹論別置四庫虛張名數以惑上曰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皆移東於西指虛為實徒張官吏置簿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由

王至于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為欺故其所行者由一律也

崔善正 李錡

范祖禹論崔善正言錡不法上械送錡錡坑殺之曰德宗本惡崔善正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善正之死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張唐英論曰浙西布衣崔善正上封事言李錡反德宗械善正以賜錡俾坑殺噫善正一布衣也茹藜藿則有八珍之甘處蓬華則有羔稅之樂非食國家之祿有憂國家之心蓋以慮肉食者失於廟

堂而黎民抱骸於草莽故越數千里至京師一言者言錡之叛爲德宗計者宜念古人之戒欲入澤者問牧童欲入水者問漁師以其知之審也宜先遣一詔使巡行江浙察錡之志有無叛上之謀察善正之言審與不審然後以善正付法未爲晚也何至閉聰遏明械之以賜錡使忠義之士死於無辜以箝天下直臣之口哉爲錡之計者已既有不臣之迹致善正諫言朝廷釋然不以爲信則宜翻然悔過納土歸朝亦不失一節度使彼善正者雖發已之惡宜寬而恕之上章於朝請德宗任用之以來天下直言之士則可謂善補過矣德宗旣褊

急而以善正賜之李錡又不悔過從而殺之至憲宗之初錡果叛則善正不爲狂妄宜下詔旌賞爵其子孫可也而天子與公卿大夫卒不議及於此善正可謂生死無一人知者可哀也哉

李晟

東坡李西平畫贊曰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隍兵益振謀旣滅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困平涼卒罷兵仆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爲菹醢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范祖禹論以張延賞罷晟兵柄晟謂與吐蕃盟事

可憂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杜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勳賢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賢至計確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孫之翰論李晟論張延賞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觀

其事似晟恃功揆怨以沮延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恃功揆怨也晟雖一代元勳位任崇極常慕魏鄭公為人思致君如正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用延賞相表論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大用乃論晟與之釋憾會劉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薦延賞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君意為強臣之態也延賞既相為德宗寵待言無不從齊映居相位雖無顯赫事業為賢頗稱純直延賞與不足逐之遠郡怒晟不解以讒言罷其兵權又忌柳渾忠直擠之罷相本嫉晟杜稷大功欲用

劉佐李抱真輩收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  
錢以助軍既罷晟兵權抱真輩不平遂辭邊任又  
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員數以解謗  
議作相數月銳意報怨舉事輕脫如此此固非宰  
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也但德宗  
好任姦人必使延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  
下然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張延賞不可大用於  
主誠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  
乎答曰將帥賢如晟名德為天下信服如晟者見  
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則為  
強橫之臣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十五

德宗三

陽城

昌黎

柳子厚

范祖禹

顏真卿

范祖禹

曾子固

六一

子由

段秀實

柳子厚

陸長源

鄭通誠

樂天

張唐英

高愍女

李翱

何蕃

昌黎

陸叅

李翱

總論德宗之政

范祖禹

陽城

昌黎諫臣論曰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  
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問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  
人之道居於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  
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  
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  
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  
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  
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  
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  
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

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  
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  
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  
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  
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  
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  
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  
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  
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  
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

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  
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  
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祿秩不為卑且貧章  
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  
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  
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  
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  
唯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也愈應之  
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  
君出則使人知之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  
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

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  
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  
不倍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  
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  
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  
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  
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  
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  
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  
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  
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



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  
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  
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  
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  
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  
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  
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  
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  
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  
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  
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  
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  
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  
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  
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  
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柳子厚陽公遺愛碣曰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  
紱卽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  
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  
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  
魯郡李儋廬江何蕃等百六十八人投業奔走稽首

闕下叫閭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已  
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禧門公使追奪其  
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  
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懦有立聽聞嘉言樂  
其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  
準程良士勇善偽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  
酗腆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  
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弟以興則又  
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履裳  
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吾黨  
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俾高

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云云  
又與太學諸生書曰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  
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已  
詔出爲道州僕時通藉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  
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  
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  
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  
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  
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  
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  
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聞諸生

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  
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  
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  
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  
可觀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  
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偽來者不拒曩  
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  
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  
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  
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  
入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

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理固然也

范祖禹論陽城救陸贄欲壞裴延齡麻曰韓愈作  
諍臣論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袒襲愈  
之餘意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  
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默而已  
乎臣以爲不然揚雄曰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城  
有待而爲者也遇裴延齡爲相救陸贄將死此人  
所不能非賢孰能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  
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  
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矣

顏真卿

范祖禹論盧杞使真卿使希烈被殺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曾子固顏魯公祠堂記曰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譖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

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尤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既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

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及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雖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

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

六一跋麻姑壇記曰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矣

唐子西曰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陷焉者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子者

皆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  
之成敗存亡豈又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  
計不亦謬乎

段秀實

柳子厚與昌黎書致段太尉逸事曰太尉大節古  
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  
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  
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  
笏為諒也

陸長源鄭通誠

樂天哀二良曰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

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  
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  
實先後之三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  
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  
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  
員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  
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參劇務如  
刀劔發研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  
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經德秉哲  
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  
將鍾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

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  
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其篇云伊大化之無形兮  
浩浩而茫茫中有禍身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  
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  
邦之瘁兮而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爲生此  
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爲生此豺狼我欲階冥  
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夫  
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諶而人靡常

張唐英論陸長源曰嘗觀韓子汴州亂詩及白氏  
哀二良文言陸長源人之望也以直道受禍今考  
其臨事之迹則長源乃自貽伊蹙也始朝廷徙董

晉爲宣武軍節度使長源自汝州刺史爲晉行軍  
司馬然資性輕佻言語驕傲務酷其刑以威驕兵  
及晉死而長源爲留後藩鎮舊例凡有大變皆厚  
賞三軍或以此論之長源曰我不同河北賊以錢  
物買健兒旌節又不給布帛但高其鹽直以折之  
兵士人得鹽一二斤而已又從事楊儀孟叔度浮  
薄不檢常戲入軍營玩弄婦女自稱孟郎三軍怨  
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噫是不知機也譬之良  
醫治疾也病有萬變藥亦萬變若病變而藥不變  
則壽民者皆爲殤子矣故賢智之士見機以成天  
下之務通變以立天下之功故身亦全名亦立國

家之事亦濟而長源徒執匹夫介許之節非有通  
變之才不知適道論有不合權不能委順其辭卒  
陷屠戮所謂病變而藥不變矣孟子曰盆成括小  
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卒死於齊趙政曰大雅  
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若長源者其  
亦小智自私之謂乎

### 高愍女

李翱高愍女碑曰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  
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  
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  
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怜妹妹之幼

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  
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  
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  
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  
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  
下之爲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  
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  
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父  
卽自沉于江獄吏嘯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  
載馳緹縈上書丐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  
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



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女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

何蕃

昌黎太學何蕃傳曰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生詹言曰蕃仁

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之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是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

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陸參 字公佐

李翱陸欽州述曰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于  
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  
苗運相違或雨于海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  
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頽之人  
然也賢者與顛頽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  
位而道不能行顛頽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  
也適然唯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  
其澤顛頽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  
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

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  
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亦天也  
嗚呼公佐之官雖列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  
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日  
聞也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  
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而死矣天下之  
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  
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  
或降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  
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于心者邪得是  
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

何有不足于心者邪

總論德宗之政

范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爲不久矣以其時君考之糝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爲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刻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旣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掎剋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

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十五

This image shows a page from an old book with a table structure. The table is defined by a thick black border and contains 10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empty, suggesting a blank ledger or account book page. The paper is aged and yellowed.

--	--	--	--	--	--	--	--	--	--

各  
冊  
目  
次  
八  
三

